

## 经典洛阳

【河洛春秋——数字中的太学(3)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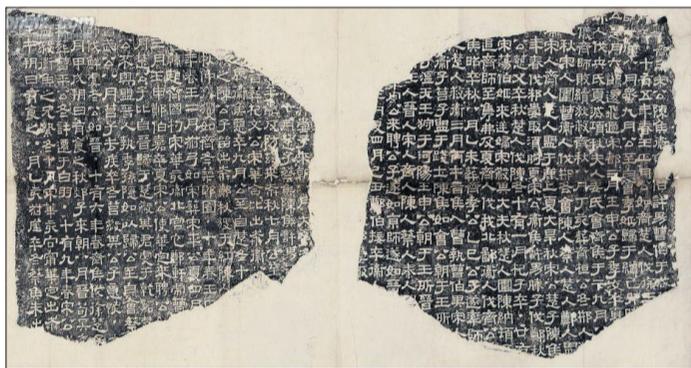
千年帝都,数字解读:5000多年文明史,4000多年建城史,1500多年建都史;洛阳太学,数字解读:东汉开建,用工1102000人,建校舍240间,在校生最多时达30000人,存坛立教500余年……

蔡邕画像

太学石经：  
儒家的经典 文明的碎片

□首席记者 孙钦良

熹平石经:洛阳太学石刻教材,总共46通碑,各高丈许,宽四尺;始刻时间:汉灵帝熹平四年(公元175年);竣工时间:汉灵帝光和六年(公元183年)。所刻内容:《周易》《尚书》等7部儒家经典;石刻字数:200911字。展列地点:太学讲堂前。展出时限:7年。石经命运:战火损毁,成为碎片,仅存8000余字,最大残片留450字。石经价值:最早的石刻范本,矫正了文献错误,附丽着经典书法。



汉《熹平石经》春秋残石拓片

农民从地里“刨字”  
5个字的石经残片值25块银元

余秋雨写过《文明的碎片》,其实,文明碎片最典型的实物是“熹平石经”残片,早在20世纪20年代,偃师佃庄太学村附近的农民,就知道用锄头在地里“刨字”,挖出或大或小的石碑残块,每块留一字的古董商给1块银元,留5个字的给25块银元,20个字以上的给一麻袋银元。

太学村所处的位置,正是东汉都城洛阳开阳门外。1922年前后,洛阳炮火连连,农民铤而走险,就有人开始挖古墓。金村一带甚至出现持枪挖墓团伙,公开在东周王陵区砌灶吃住,常年挖掘古墓。太学村一带农民没有古墓可挖,只好去地里“刨食”,刨着刨着竟也刨出了石碑。这石碑挺怪,都是打碎的,两面刻着字,字迹很好看。

洛阳城里的古董商人来了,拿出银元来买这些碎石碑。于是,一传十,十传百,“刨字”之风刮起来,古董商、大军阀、传教士、土匪都来了。农民们知道这些碎石碑比坟地里那些整块的墓碑值钱,但不知道上面留有东汉大书法家蔡邕写的隶书,更不知道上面刻的是儒家经典著作。他们只知道疯狂挖掘,挖到小块,立即搬走;挖到大块,一时搬不走,怕别人发现,悄悄做个记号重新埋入土中,夜里用小推车运回家中,藏到红薯窖里或沉入水井。

以这种方式出土的《熹平石经》,境遇悲惨!有兄弟俩同时发现一块石经的,本着“见面分一半”的原则,当场用工具剖开,一人一半,哪管“剖掉”了多么重要的文字!捡到半拉残字的人,深知连一块银元也换不到,喊一声“晦气”,抡起胳膊就将其摔碎了。这些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农民,正在干一件破坏经典文化的事儿,但我们并不能过多地谴责他们,因为早在他们之前,军阀及一些割据政权,早就对石经进行了更大的破坏!

先是董卓火烧洛阳,周边二百里村庄全被烧光——至于这些石经,虽烧不成灰烬却可烧出裂纹!运不走整块却可搞成碎片!从此石经零落,碎片星散各地。

蔡邕留下墨宝  
46通石碑上刻了200911字

既然有“文明的碎片”,必先有“文明的完整”,《熹平石经》最早是完整的,壮观的,惊人的——46通高大的石碑在洛阳太学门口陈列,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伟岸的剪影。

石经产生的背景: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之后,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,法定为教科书,儒学被定为官学,太学被奉为最高级官学。太学必须有一部标准教材作为国家教材范本,以往的教材由于转抄走样,产生的谬误甚多,蔡邕就向汉灵帝建议搞一个统一版本。

要搞统一固定的版本,就必须把经书雕刻在石碑上!

汉灵帝同意了蔡邕的请求。

时值熹平四年(公元175年),东汉已建国150年,太学已建成140多年,文献累积,版本多多,重新梳理工程浩大,蔡邕邀请24名经学家组成校勘经书班子,其中有五官中郎将堂溪典、光禄大夫杨赐、谏议大夫马日磳(dī)等等。

这些人不光是学者,还都是高级官员,名气权威俱在,蔡邕更是集官员、学者、书法家于一身。

校勘工作结束,蔡邕挥毫书丹,均用一种字体,即“八分隶书”书写。

八分书整齐美观,笔画讲究起止。蔡邕以坚忍的毅力,一笔一画写就200911字(一说200910字),每一笔都精严端庄。然后由勒石家刻石,刻下了7部经典,谬误之处得到纠正,为大家提供了范本。

石经陈列,轰动全国,“其观视及摹写者,车乘日千余两(辆),填塞街陌”,洛阳城的道路都因为前来抄书的人多而堵塞了。

一块残石 450个字  
漂泊13年 7个人经手

再美好的东西,只要在帝都,必然遭兵火。朝代兴替,战火所及,首当其冲的便是京城。所以越是帝都,越容易遭破坏,洛阳太学熹平石经,遭受了同样的命运——雕刻时间整整9年,展出时间仅仅7年;问世时200911字,到如今仅余8000字左右。

想当初46通完整石碑,到如今只落下无数个残片,竟无一整碑。看到这些石经碎片,仿佛看见儒家的骨骼碎片,心中有一种隐痛。

但即使保存这些碎片,也需要后人努力——

1931年,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买到一件《熹平石经》残石,两面存字450个,后来证明这是《熹平石经》的开篇经文,非常珍贵。他当时匆匆在洛阳停留,购买时只付了一半款,未能带走残石。1933年,杨虎城从西安去南京出差,于右任嘱杨在洛阳下车,把欠洛阳古董商的另一半钱交上,这才取走了残石,带到南京交给于右任。1936年,这件残石被运到西安暂存于文庙。

1939年,日本飞机轰炸西安,受命保存《熹平石经》的陕西省考古会委员张鹏一,乘骡车冒险出城,历尽千辛万苦,将石经运回其故乡富平县董南堡村,吊挂于家中枯井内,他告诉家人不准开井盖,不准走漏消息。

1943年10月张鹏一临终前,嘱咐家人保护石经,一定要送还于右任先生。抗战胜利后,张鹏一之子张午中唯恐石经发生不测,写信给于右任的好友张文生,希望其将残石尽快设法运走,后来张文生将这块残石运到三原县(于右任的家乡)民治学校,不久又转运到于右任之侄于期家中。1952年,陕西西管会派人从三原运回残石,安置于西安碑林。

一块残石,450字,漂泊13年,7个人经手,一群人担惊受怕。从这一事例,便可看出石经的价值。现在,不少洛阳网民知道了这件事,出于对石经的热爱,他们呼吁这块石经回归故里。

我想:无数文明的碎片,碎在了不同的地方,流落到不同的地域,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文化流布,影响了不同人群,丰富了各地文化。我们洛阳人要做的,也许不是去西安讨回这件残石,而是该考虑重新雕刻46块《熹平石经》,立于洛阳大街上,让更多的人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回事儿!

(本版图片均据百度)

